

經史百家類編

下卷

經史百家簡編卷下

湘鄉曾國藩纂

胞弟國荃審訂

記載門

傳誌下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
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
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
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
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
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東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

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
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
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
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
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
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
姬鉤弋趙便仔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
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賜
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曰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以事武帝受遺詔輔幼主

上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

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秅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

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懸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畱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
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
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
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
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
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
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
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
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

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

實四夷賓服

以上事昭帝誅上官桑丁燕王蓋主等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

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主本以行失道

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

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

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

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太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

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懲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

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尙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由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謐。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

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真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主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尙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平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陞
戟陳列殿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
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
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
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
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
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
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興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
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
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印昧死言皇太后

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夫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騎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觔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

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昭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主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竝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繡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汎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

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宗廟祠未舉爲壘書。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自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主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

昌邑王
以上廢

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敬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遺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輶獮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

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襄
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
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
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觔錢六千萬雜繒三萬
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以上立
富帝自昭帝時光子禹
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
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
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
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
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